



風雨 顧庄

雨欣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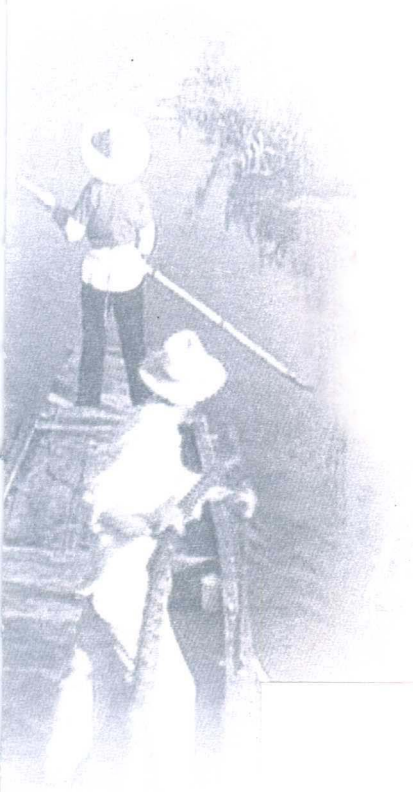
fengyuguzhuang
fengyuguzhuang
fengyuguzhuang
fengyuguzhuang
fengyuguzhua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Inv. 7.57/496

雨欣
著

風雨 顧 庄



SBN 08/01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顾庄/雨欣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9

ISBN 7-5354-2615-8

I.风…

II.雨…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291 号

责任编辑:黄义和 责任校对:刘凤琪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印刷:首壹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125 插页:2

版次: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7000 册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反映农村“社教”运动的长篇小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地处江南水乡的顾庄大队开始了“社教”运动。县文化局副局长、工作组组长吴涛,有多次政治运动的经验,罗织罪名,将大队党支部书记顾水清打成“走资派”,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对这一错误行径作了坚决斗争;一些势利小人也趁机充分表演。几番折腾,顾庄大队领导班子瘫痪,生产遭受重大损失。运动尚未结束,“文革”爆发,吴涛自身不保,顾庄大队这场社教运动……

目 录

引 子	顾氏祠堂	1
第一章	乍暖复寒	4
第二章	凛然正气	14
第三章	心灵创伤	29
第四章	小人得志	43
第五章	箭在弦上	58
第六章	不祥之兆	72
第七章	情深义重	85
第八章	好梦难圆	101
第九章	迷雾蒙蒙	113
第十章	裂痕初现	126
第十一章	是是非非	138
第十二章	尘埃未定	147
第十三章	磊落胸怀	164

目 录

第十四章	力挽狂澜	177
第十五章	风云变幻	187
第十六章	按图索骥	202
第十七章	长夜漫漫	216
第十八章	道不相同	233
第十九章	幽灵作祟	249
第二十章	石破天惊	259
第二十一章	忍辱含垢	273
第二十二章	指鹿为马	282
第二十三章	精神摧残	294
第二十四章	殃及池鱼	307
第二十五章	苦水涟涟	320
第二十六章	谁人之过	334
没有尾声		347
后 记		350

引子 顾氏祠堂

顾庄，江南的一座村庄，北枕“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莲花湖，南邻“风吹芦花千重白”的芦苇荡，绿柳环绕着十多个自然村，呈月牙状点缀在两湖之间的高地上，村与村阡陌相连，水路相通，置身顾庄，犹如登上了一条水上绿舟。

顾庄因为它具有典型的水乡风景而美名远扬，因为它有顾氏祠堂而名噪乡里。这座祠堂是顾氏宗族的一个分祠，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式建筑物，坐北朝南，进了门檐便是天井，右手东厢房是议事的地方，左手西厢房是保管账目财物的用房，穿过天井便到正堂，安放祖先的神主牌位，祭祀活动在这里举行。每年的清明、夏至、秋分、冬至举行祭祀，顾庄周边几十里地的顾姓成年男子衣冠整齐，准时到达，依照辈分列队按祭行礼，气氛庄严肃穆，寄托对冥冥之中的祖先敬畏、追思之情。顾姓群众为何对顾庄祠堂如此虔诚信奉？这要追溯到四百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据史载，元朝末年，长江中下游一带农民纷纷揭竿起义，反对元朝统治。安徽凤阳一个老实巴交佃农的儿子朱重八（后改官名“元璋”，字国瑞）见天下大乱，正是建功立业的时机，于是投奔起义军头领郭子兴率领的红巾军（亦称“魔军”）当兵。他胸怀大志，为人机敏，有主见，敢作敢为，深受郭子兴的赏识和重任。郭子兴死后，朱元璋成了全权指挥红巾军的头领，采纳徽

州儒生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后方，发展经济，不干树大招风的事，伺机谋图帝王之业。经过几年的努力，朱元璋的势力得到极大的增强，他见时机成熟，决定向外发兵以统一天下。向西大战于鄱阳湖，消灭农民起义军陈友谅的主力，灭汉国；向东攻占苏州，活捉农民起义军首领张士诚，灭吴国；施毒计淹死小明王韩林儿，促使宋国灭亡。随后，派兵北伐攻入大都，摧毁大元帝国。朱元璋见天下大势已定，遂在应天（今江苏南京）即位当皇帝，国号“大明”，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皇帝独裁制度，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达到巅峰状态。

朱元璋是一个权势欲望极强的人，他用权术登上了皇帝宝座后，时时防备别人用权术对付他。早在攻占苏州的时候，为提防吴国的老百姓造反，实施了移民政策，“驱逐苏民实淮阳二州”。当时，苏州的许多黎民百姓被迁移到现在江苏北部的徐州、盐城、连云港等地。后来，不少移民因不服迁徙地的水土，生活不习惯，怀念故土，又陆陆续续回到苏南太湖周围居住。顾庄就是迁返回来的移民定居地之一，因顾姓聚居而得名。

封建社会里，名宦巨贾、豪门望族都要修祠堂，以显示其荣华高贵，以强化其宗法、血缘观念。尤其是明代后期至清代，在文人荟萃的江南地区，祠堂的兴建十分普遍。顾姓家族在当时算得上名门望族，明朝弘治十八年即公元一五〇五年，苏州府学士顾鼎臣得中状元，后官至一品，入内阁并掌握翰林院，权倾朝野。于是顾氏家族纷纷修建祠堂，祭祀祖先，同时，也作为家族决定重大事项的地方，如续修家谱，制定族规、家训，确定族产的筹集办法和管理办法，对违反家训族规的给以惩戒，等等。因此，祠堂被族人视为至高无上的地方，维系家族的命运，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顾氏祠堂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兴修的，到解放前夕已有一百多年风风雨雨的历史。这里的顾氏后人

已不清楚自己是顾鼎臣的哪一代玄孙，但每每谈起祖辈的荣耀，无不眉飞色舞，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宗法制度，顾氏后人不再到祠堂祭祖。但是，以祠堂为象征的传统的宗法观念，并没有伴随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退出历史舞台而消失，它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存在。如专制思想，族长（亦称宗长）的意志不能违拗；官本位的等级观念，惟“上”为大，犯上则乱；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封建意识，等等，成为麻痹和禁锢人民的精神枷锁，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人民公社那年，顾氏祠堂改作大队办公室，村里的人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但一些敦厚老实的农民一见到那两扇漆黑的大门和门上两只铜狮子，心里不由得一阵哆嗦，脸上露出畏惧之色，惟恐惊动了列祖列宗。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祖宗是不能冒犯的，得罪了祖宗，子子孙孙不得安宁。

第一章 乍暖复寒

公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春天。

顾庄大队的田野一望碧绿。房前屋后的桃树绽开粉红色花朵，分外娇艳。河边的垂柳吐出新芽，柳枝在清风中摇曳，宛如少女抖动绿色裙纱，婀娜多姿。看着这千姿百态的河边垂柳，沐浴和煦的春风，不由人想起唐朝大诗人贺知章的咏柳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可是，顾庄大队的群众可没有诗人的激情来赞颂明媚的春天，或许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司空见惯，不识“庐山”真面目。这天，他们一个个步履沉重，面有疑云，从四面八方朝着大队办公室所在地——顾氏祠堂走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动员大会。

今日的祠堂，犹如风烛残年的老人，危在旦夕。屋顶上长满了瓦霜草，四周墙上的石灰早已脱落，大门上的黑漆斑驳陆离，门上两只铜狮子把手锈色斑斑，一片衰败没落的景象。

会场设在祠堂门前的禾场上。祠堂大门上方挂着一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动员大会”的横幅，红纸黑字，在阳光照射下十分醒目但又很刺眼，不少人看了一眼便觉得眼花头晕，连忙闭上眼睛。离大门一丈远的地方摆着一张方桌和两条板凳，当作会议主

席台。陆陆续续赶到会场的群众自带小板凳，随意找个地方坐下，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祠堂大门，仿佛要从那里面找出今天开会的缘由。

“阿根，大红纸上写的啥字？”一个身材瘦小的社员手指横幅，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坐在身旁的顾阿根问道。

长满络腮胡子的顾阿根正埋头搓纸烟，抬头看了一眼大门上方的横幅，闷声闷气地答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动员大会。”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身材瘦小的社员愣了一下，疑惑不解地又问：“听说马上要到共产主义，住房楼上楼下，家家有电灯电话，到队里吃饭不要钱，要啥有啥，怎么还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我怎么会知道为啥要搞运动，你去祠堂问顾姓老祖宗，看他们知不知道，谁晓得搞的啥名堂！”顾阿根猛吸了一口纸烟，呛得眼泪鼻涕流了下来，忙用手抹了一下脸，愤愤不平地接着说：“不管它叫什么主义，依我看能让老百姓吃饱饭就是好‘主义’。如今吃了上顿望下顿，过了今天愁明天，这是什么社会主义？”

坐在顾阿根右边的顾长顺连忙把他的话说住，低声说：“阿根，讲话要留神，这话放在五八年准被说成是右派言论，不把你打成反革命才怪呢！”

顾阿根把头一昂，满不在乎地回答：“我不反对共产党，怕个屁！我就是要让上面的人听到，要他们看看农民过的什么日子。”说话的嗓门越来越大，引得旁边的社员都把目光投向这里，不知发生了啥事。

坐在顾阿根身后的一个社员探起身子说：“听说这次运动的来头蛮大，是县里派来的工作组，到村里好几天了，开了干部会，还到群众家里串门。咳！不知道啥人点子低，要倒霉头。”

“县里工作组又怎么样，就是省里、中央派工作组我也不怕，

有话照说，有屁照放，啥人也拦不住我。”顾阿根硬邦邦几句话把别人顶了回去。

到会的群众三三两两在一起议论，不明白为啥又要搞运动。他们心里只有一个愿望：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些，不要为穿衣吃饭犯愁。自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后，全大队的劳力一同出工，拿一样的工分，群众家里不做饭都去队里吃食堂，挖地三尺搞深翻，说粮食亩产要放卫星，结果粮食大减产，日子过得不如前几年。第二年闹饥荒，家家户户挖野菜、吃米糠度日子。没有吃的，有人就去偷集体地里的麦子、蚕豆、红薯，不讲道德和脸面。没有吃的，饿得精力衰竭，夫妻不再同床。没有吃的，亲朋之间不再走动，淡薄了人间亲情。这一饿就是三年，好不容易熬到现在，日子过得稍稍好些，又来了运动，这叫他们怎能不担心。

在群众的焦虑和期盼中，祠堂大门终于打开了，人们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往里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整个祠堂像一只张开大嘴的怪兽，额头上有一条鲜红的伤疤，狰狞可怕。顾姓上了年纪的人在暗暗祈祷，保佑子子孙孙无灾无难，平平安安。朱姓、陆姓的群众低声叹息，似乎在说听天由命。

这时，一个年约四十开外、身穿蓝色中山装服的干部第一个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一个中年人和一个年轻人，最后走出来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顾水清。

顾水清方型脸，两条浓眉微微上挑，五尺以上的身材，上身穿黑灯芯绒棉衣，下身穿黑布裤子，站在台前像座铁塔，威风凛凛。他看了一眼会场，亮开嗓门高声说：“今天召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动员大会，由县里派来的工作组作报告。”随即，指着身穿蓝色中山服的干部，介绍说：“这位是县文化局的吴局长，他是县委派到我们大队的工作组组长。吴局长左边的是县粮食局干部陈良同志，那个年轻人是省城大学的学生龙坤。现在，请吴

局长讲话，大家鼓掌欢迎。”

会场响起零零落落的掌声。

吴涛面带笑容，起身向四周点点头，以表示对顾庄群众的谢意。他身材不高，国字脸，颧骨略高，眼睛炯炯有神，用浓重的地方口音作了自我介绍：“我姓吴，单字名涛，顺便纠正老顾的介绍，我是县文化局副局长，不是局长。”

那个年代，翻身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每日里在田间劳作，接触到的大官就是大队书记、大队长，今天听说县里的局长来到村里，他们既兴奋又紧张。那个身材瘦小的社员瞪大眼睛看着吴涛，忽然小声说：“这是啥名字，怎么叫‘胡闹’，难听死了，不好，不好！”

顾阿根嘿嘿一笑，戏谑地说：“你这个人耳朵有毛病，人家叫吴涛，不是‘胡闹’，真是‘哑巴好说话，聋子好打岔’，听不清楚就不要乱打岔。”

顿时，引起周围的人一阵哄笑。那个身材瘦小的社员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吴涛看了一眼说话的几个社员，心想我没有说错话呀，他们为啥发笑？不管这些，今天一定要把动员报告作好，于是放声说：“贫下中农阶级弟兄们，社员群众们，我们是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到顾庄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呢？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不细说，就是说出来大家一时也不会明白。简单地说，就是要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这几句话，像晴天一声霹雳，群众的心被震得一跳。他们不会忘记前些年反右倾时，农村干部被“插红旗、拔白旗”，遭到批判；忘记不了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干部和社员下湖打鱼，后来受到无情的批判。现在又要开展运动，斗干部还是批群众？叫人难以估透。因此，大家直盯着看着吴涛，连大气也不敢出。

会场出奇的静，人心都悬了起来。

吴涛用眼光扫视会场一周，见社员群众都在注视自己，心里十分得意，喝了一口茶接着说：“我们到队里已经上十天了，掌握了不少情况。顾庄大队不太平，阶级斗争很复杂，再不抓就会红旗落地，社会主义江山难保。”说到这里，他扳起指头摆阶级斗争表现：“顾庄大队阶级阵线不清，贫农、下中农没有掌权，好人受欺侮。地主富农分子在暗中进行宗族活动，拉拢腐蚀干部，搞反攻倒算。有的干部有严重的经济问题，不执行阶级路线，不站稳阶级立场，作风很不民主。还有很多很多，我不一一列举。乡亲们，这些情况说明，顾庄大队的政权很不稳固，很危险。我们这次来就是给贫下中农撑腰，替他们夺权的……”

顾水清坐在陈良身旁，听到吴涛这番话，心头一颤，神情有些不自然。他连忙掏出一支烟点燃，猛吸了两口，稳定一下情绪。

忽然，会场东南角传出呼叫声：“吴局长，青天大老爷，共产党派来的救命恩人，你的话说到我们心坎上。解放十多年了，我一直受人欺侮，抬不起头，做不起人。”在场的群众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去看，原来是朱狗生，大家都觉得奇怪，他为啥要喊冤。

顾水清一愣，不曾料到会议中间冒出个“程咬金”，打断吴局长的讲话，给自己主持会议一个难看，心里很不高兴。他站起身，手指朱狗生厉声说：“今天开大会，吴局长在作重要报告，没有你说话的分，给我把嘴闭上！”

朱狗生身穿对襟灰布棉袄，头戴破毡帽，一双三角眼滴溜溜直转，听到顾水清大声呵叱，他头一歪，也着眼睛说：“我说大队支书，你不用神气，工作组进了村，再由不得你一个人说了算。我受了这么多年的窝囊气，今天有工作组撑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样说就怎样说，谁能把我的嘴封住？”

在顾庄大队，顾姓群众占了一半以上，顾水清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他的话谁敢不听？久而久之滋长了独断专行的作风，听不得刺耳的话。朱狗生当着这么多人顶撞自己，他觉得很丢面子，很想过去给朱狗生一个耳光，一看工作组就坐在身边，只好把怒气忍下来，气得血往脑门上涌，额角上青筋暴起，“你好大的狗胆子”这句话到了嘴边又忍了下去。

吴涛进村以后一直忙于摸清大队的基本情况，也想物色几个运动勇敢分子，揭开顾庄大队的阶级斗争盖子，朱狗生的出现，他既感到意外，又觉得这正是在运动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的好机会，合乎自己的心意。于是，他侧身与陈良交谈了几句，大声说：“我们这次就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社教运动，群众动员起来了，敢于说话，顾庄大队的问题才能搞清楚。大家有什么心里话，可以到前面来讲。”

听吴涛这么一说，朱狗生像领了圣旨，心里痒酥酥的，神气十足地走到前面，向吴涛鞠了一躬，然后面对群众哭丧着脸说：“我是地地道道的赤贫，村里没有哪个人的成分比我好，这些年我连记工员都没有当过，大伙给评评理，这是不是压制贫下中农？当不成干部无所谓，可是连女人也看不起我，今年我都快三十岁了，还没有娶到媳妇。”话一说完，下面哄地笑了起来。

会场中间有几个年轻妇女坐在一起，听朱狗生讲娶媳妇的事，咯咯地笑出了声，叽叽咕咕地议论开来：瞧他这个德性还想娶媳妇，大白天做梦，哪个女人嫁给他，一定是瞎了眼睛，要倒八辈子穷霉！

顾阿根和朱狗生同是六生产队社员，他看不惯朱狗生的为人，瞪着眼睛说：“你想当干部？要问一问群众同不同意，服不服气。说到娶媳妇的事，我家有条母狗正在发情，你想要就送给你！”

见会场秩序不好，顾水清再也沉不住气，拍着桌子高声说：

“大家安静，这里是会场，不是放牛场，说话要文明些，谁要说话，请到会场外面去说！”接着对朱狗生说：“给我下去，少说些不要脸的话，不怕丢人现眼。你对大队的工作有意见，散了会再说。”

朱狗生正在寻思找个借口下台，顾水清要他下去正好借驴下坡，连忙说：“我给你面子，在大会上不说你的问题，会后我要把顾庄大队的问题全部抖出来，看你怎样收场。”说完悻悻地回到原地坐下。

顾水清气得脸色由黑变紫，牙齿咬得格格响。陈良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怕出现意外，忙把顾水清的衣服拉住，示意他要冷静。顾水清身子动了一下，又坐了下去。

吴涛纹丝不动坐在那里，静观顾水清和朱狗生在斗嘴。朱狗生讲贫农、下中农没有掌权，与自己到顾庄大队考察的情况不谋而合，这一炮轰得好，打破了多年来顾庄大队沉闷的政治空气。猛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奇异的想法：趁今天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在这里，来个阶级站队，摸清各阶层的政治动向。想到这里，他缓缓站起身子，神色严肃地说：“依靠谁、团结谁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弄清楚。今天机会很好，全大队的成年人都来了，我要看看顾庄大队阶级战线情况。”他用手指了一下会场，又说：“贫农、下中农社员站到会场的左边，中农、上中农站到会场中间，地主、富农成分的人站到会场的右边。”

顿时，会场像炸开了锅，乱哄哄的。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许多人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到哪一边。这些年来，群众之间相互通婚，有地主富农家的姑娘嫁到贫农、下中农家里，也有中农、上中农家的女儿嫁给地主、富农子弟，有的是解放前就嫁出去，更多的人是土改后结婚的……，他们拿不准自己是什么成分。

顾水清没有料到吴涛临场搞阶级站队，眼睁睁看着乱糟糟的

会场，心里像倒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只急得满头大汗，在一旁一筹莫展，连声叹气。

到会的群众坐在原地不动，没有人带头走出去，吴涛见此情景担心这出戏演砸了，以后的戏不好唱，忽然看到朱狗生在下面躁动不安，心里一亮，高声说：“朱狗生，你带个头，走到左边去！”

朱狗生异常兴奋，一下子蹿了起来，拉开破嗓门高声叫喊：“贫下中农阶级兄弟们，当家作主的时候到了，大家跟着我站到左边去！”他边喊边挤出人群，见大队妇联主任陆招娣在前面，故意身子一歪，向她撞去。陆招娣满脸绯红，站稳身子后打了朱狗生一巴掌，骂道：“瞎了眼睛，你抢着去死！”朱狗生嬉笑一声，走到会场左边。

过了一会，人们才磨磨蹭蹭地向会场的左边、右边和中间走去，但也有人在原地没动，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只见一个男青年拉着一个女青年的手，看情景是要拉她站到左边去。那个女青年低着头，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学生站在老师面前，一动也不动。

朱狗生的眼光在会场直转，一眼看到那对青年男女正在拉拉拽拽，忙走到男青年身边：“陆家耀，你应当站到左边。顾芸芸是地富子女，怎么能跟我们站在一边，她应该站到右边。”说完，推了顾芸芸一掌。顾芸芸仿佛被电流击中，一阵颤抖，忽然用双手捂住脸，跑出会场。

吴涛把会场的一切都看在眼里，忽然眉毛一挑，眼睛发亮，说：“生产队长、会计都从各自的队伍中站出来！”

人群中又是一阵骚动。

吴涛离开座位，走到贫农、下中农阶级方阵前点名，又走到中农、上中农阶级方阵前点名，倏然，他转过身问顾水清：“八个生产队应该是十六名队长、会计，怎么缺了一个，啥人没有来参加会？”